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

第四十八卷

主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仁，而可奉宗庙，为民父母者乎！”以责诮丹。丹免冠谢曰：“臣诚见陛下哀痛感损，切戒太子，母涕泣感伤陛下，臣罪当死。”上意乃解。及寝疾，数问尚书，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。史丹以亲密臣得侍疾，候上间独寝时，直入卧内，顿首伏青蒲上，涕泣言曰：“皇太子以适长立，积十余年，名号系于百姓，天下莫不归心臣子。今者道路流言，为国生意，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。审若此，公卿以下必以死争，不奉诏。臣愿先赐死，以示群臣！”上意感寤，喟然太息曰：“无有此议，且皇后谨慎，先帝又爱太子，吾岂可违指！附马都尉安所受此语？”丹即却，顿首曰：“臣愚妄闻，罪当死。”上因纳，谓丹曰：“吾病寝加，不能自还，善辅导太子，毋违我意。”丹嘘唏而起。太子由是遂定，至是即位。后数月，匡衡上疏曰：“陛下秉至孝，哀伤思慕，不绝于心，未有游虞弋射之宴，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。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臣又闻之师曰：‘妃匹之际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原。婚姻之礼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’孔子论《诗》，以《关雎》为始，此纪纲之首，王教之端，自上世以来，三代兴废，未有不由此者也。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，采有德，戒声色，近严敬，远技能，以定大基。臣闻《六经》者，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著善恶之归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圣人言行之要，宜究其意。臣又闻圣王之自为，动静周旋，物有节文，盖钦翼祗栗，事天之容也；温恭敬逊，承亲之礼也；正躬严恪，临众之仪也；嘉惠和悦，飨下之颜也。举措动作，物遵其仪，故形为仁义，动为法则。今正月初，幸路寝，临朝置酒，以飨万方。《传》曰：‘君子慎始。’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，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，以立基桢，天下幸甚！”

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。秋七月，葬渭陵。

孝成皇帝建始元年（己丑，前32），春正月，石显以罪免归故郡，道死。

丞相、御史奏显旧恶，免官，徙归故郡，忧懣道死。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。司隶校尉王尊劾奏：“丞相衡、御史大夫谭，知显等专权擅势，大作威福，为海内患害，不以时白奏行罚，而阿谀曲从，附下罔上，怀邪迷国，无大臣辅政之义，皆不道！在赦令前。赦后，衡、谭举奏显，

不自陈不忠之罪，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，妄言‘百官畏之，甚于主上’，卑君尊臣，非所宜称，失大臣体。”于是衡惭惧，危冠谢罪，上丞相、侯印绶。天子以新即位，重伤大臣，乃左迁尊为高陵令。然群下多是尊者，衡由是默默不自安。

有星孛于营室。封舅王崇为安成侯，赐谭、商、立、逢时爵关内侯。夏四月，黄雾四塞。

诏博问公卿大夫，无有所讳。谏大夫杨兴等对，皆以为：“阴盛侵阳之气也。高祖之约，非功臣不侯，今太后诸弟，皆以无功为侯，外戚未曾有也。”大将军凤惧，上书辞职，优诏不许。

秋八月，有两月相承，晨见东方。冬，作南北郊，罢甘泉、汾阴祠。

又罢紫坛伪饰、女乐、鸾路、驂驹、龙马、石坛之属，皆从匡衡之请也。

二年(庚寅，前31)，春正月，罢雍五畤及陈宝祠。始亲祠南郊。减天下赋钱算四十。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。三月，始祠后土于北郊。立皇后许氏。

后，车骑将军嘉之女也。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，而遭霍氏之辜，故选嘉女以配太子。上自为太子时，以好色闻，及即位，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。杜钦说王凤曰：“礼，一娶九女，所以广嗣重祖也；举求窈窕，不问华色，所以助德理内也；娣侄虽缺，不复补，所以养寿塞争也。故后妃有贞淑之行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；制度有威仪之节，则人君有寿考之福。废而不由，则女德不厌；女德不厌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。男子五十，好色未衰；妇人四十，容貌改前；以改前之容，侍于未衰之年，而不以礼为制，则其原不可救，而后徠异态；后徠异态，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闲适之心。是以晋献纳谗，申生蒙辜。今圣主富于春秋，未有适嗣，方乡术入学，未亲后妃之议。将军宜因始初之隆，建九女之制，详择行义之家，求淑女之质，毋必有声色技能，为万世大法。夫少戒之在色，《小卞》之作，可为寒心。唯将军常以为忧！”凤白之太后，太后以为故事无有。凤不能自立法度，循故事而已。

夏，大旱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死，予复株累若鞮单于立。

呼韩邪嬖呼衍王二女，长曰颛渠阼氏，生二子，曰且莫车，曰囊知

牙斯。少曰大阏氏，生四子，曰雕陶莫皋，曰且麋胥，皆长于且莫车。呼韩邪欲立且莫车，颏渠阏氏曰：“匈奴乱十年，今平定未久，且莫车年少，百姓未附，不如立雕陶莫皋。”大阏氏曰：“舍贵立贱，后世必乱。”单于卒，立雕陶莫皋，约令传国与弟。

三年（辛卯，前30），春三月，赦天下徒。秋，大雨，京师民讹言大水至。

关内大雨四十余日，京师民相惊言大水至，奔走相蹂躏，老弱号呼，长安中大乱。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，令吏民上城避水。群臣皆从凤议，左将军王商独曰：“自古无道之国，水犹不冒城郭，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？此必讹言，不宜令上城，重惊百姓。”上乃止。有顷稍定，问之，果讹言。上于是美壮商之固守，数称其议，而凤大惭恨。

八月，策免大司马、车骑将军许嘉。

上欲专委任王凤，故策免嘉。

冬十二月朔，日食，夜地震未央宫殿中。诏举直言极谏之士。

杜钦、谷永上对，皆以为女宠大盛，嫉妒专上，将害继嗣之咎。

越雋山崩。丞相乐安侯匡衡有罪，免为庶人。

坐多取封邑四百顷，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，免为庶人。

四年（壬辰，前29），春正月，陨石于亳四，于肥累二。罢中书宦官，初置尚书员五人。以王商为丞相。夏四月，雨雪，复召直言极谏之士，诣白虎殿对策。

时上委政王凤，议者多归咎焉。谷永知凤方见柄用，阴欲自托，乃曰：“方今四夷宾服，皆为臣妾，诸侯大者乃食数县，汉吏制其权柄，百官盘互，亲疏相错，骨肉大臣，小心畏忌。有申伯之忠，无重合、安阳、博陆之乱。三者无毛发之辜，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，听暗昧之瞽说，归咎无辜，倚异政事，重失天心，不可之大者也。陛下诚深察愚言，抗湛溺之意，解偏驳之爱，奋乾刚之威，平天覆之施，使列妾得人人更进，益纳宜子妇人，毋择好丑，毋避尝字，以慰释皇太后之忧愠，解谢上帝之谴怒，则断嗣蕃滋，灾异訖息矣！”杜钦亦仿此意。上皆以其书示后宫，以永为光禄大夫。

秋，桃李实。

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：“陛下至德仁厚，而嘉气尚凝，阴阳不和，殆吏多苛政，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，举错各以其意，多与郡县事，至开私门。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，谴呵及细微，责义不量力，郡县相迫促，内外相刻，流至众庶。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，九族忘其亲亲之恩，饮食周急之厚弥衰，送往劳来之礼不行。夫人道不通，则阴阳否隔，和气不兴，未必不由此也。方刺史奏事时，宜明申饬，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。”上嘉纳之。

河决。

先是清河尉冯遂奏言：“郡承河下流，土壤轻脆易伤，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。今屯氏河塞，灵鸣犊口又益不利，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如有霖雨，旬日不霁，必盈溢。九河今既难明，屯氏河绝未久，其处易浚。又其口所居高，于分杀水力，道理便宜，可复浚以助大河，泄洪水，备非常。不豫修治，北决病四五郡，南决病十余郡，然后忧之晚矣！”事下丞相、御史，以为“方用度不足，可且勿浚。”至是大雨水十余日，河果大决东郡金堤，凡灌四郡三十二县，水居地十五万余顷，深者三丈，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。

以王尊为京兆尹。

南山群盗数百人为吏民害，诏逐捕，岁余不能擒。或说大将军凤，选贤京兆尹，于是凤荐尊为京辅都尉，行尹事。旬日间，盗贼清，拜京兆尹。

大将军凤奏以陈汤为从事中郎。

上即位之初，丞相匡衡复奏：“陈汤奉使专命，盗所收康居财物。”汤坐免。后以言事不实，下狱当死。谷永上疏讼汤曰：“战克之将，国之爪牙，不可不重，故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。汤前斩郅支，威震百蛮，武畅四海，今坐言事非是，幽囚久系，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。《周书》曰：‘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’夫犬马有劳于人，尚加帷盖之报，况国之功臣者哉！窃恐陛下忽于鼓鼙之声，不察《周书》之意，而忘帷盖之施，庸臣遇汤，卒从吏议，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。”书奏，诏出汤，夺爵为士伍。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所围，驿骑上书，愿发城郭、敦煌兵以自救。大将军凤言：“汤多筹策，习外国事，可问。”上召汤见宣室。汤击郅支时中寒病，两臂不屈伸，有诏毋拜，示以会宗奏。

汤对曰：“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汤曰：“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，何者？兵刃朴钝，弓弩不利。今闻颇得汉巧，然犹三而当一。又《兵法》曰：‘客倍而主人半，然后敌。’今围会宗者，人众不足以胜会宗，唯陛下勿忧。且兵，轻行五十里，重行三十里，今发城郭、敦煌，历时乃至，所谓报仇之兵，非救急之用也。”上曰：“度何时解？”汤知乌孙瓦合，不能久攻，故事不过数日。因对曰：“已解矣。”屈指计其日，曰：“不出五日，当有吉语闻。”居四日，军书到，言已解。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，幕府事一决于汤。

河平元年（癸巳，前28），春，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，塞河决。

杜钦荐王延世为河堤使者。延世以竹落长四丈，大九围，盛以小石，两船夹载而下之，三十六日堤成。赐延世爵关内侯。

夏四月晦，日食。诏百官陈过失。

时许皇后专宠，后宫希得进见，中外皆忧上无继嗣，故刘向、杜钦、谷永皆以为言。上于是减省椒房、掖庭用度，皆如竟宁以前故事。皇后上疏自陈：“以为时世异制，长短相补，不出汉制而已，纤微之间未必可同也，今家吏不晓，壹受诏如此，且使妾摇手不得，唯陛下察焉！”上于是采谷永等言报之，且曰：“吏拘于法，亦安足过，盖矫枉者过直，古今同之。且财币之省，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，为华宠也。传不云乎：‘以约失之者鲜。’孝文皇帝，朕之师也；皇太后，皇后成法也。皇后其刻心秉德，谦约为右，垂则列妾，使有法焉。”

秋，复太上皇寝庙园。

给事中平当言：“太上皇，汉之始祖，废其寝庙园，非是。”上亦以无继嗣，遂纳当言。

减死刑，省律令。

诏曰：“今大辟之刑，千有余条，律令烦多，百有余万言；奇请、他比，日以益滋。自明习者不知所由，欲以晓谕众庶，不亦难乎！其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，令较然易知，条奏！”时有司不能广宣上意，徒钩摭微细，毛举数事，以塞诏而已。

二年（甲午，前27），春正月，匈奴遣使朝献。

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，罢归，自言欲降，“即不受我，我自杀，终不敢还。”使者以闻，下公卿议。议者或言：“宜如故事，受其降。”

谷永、杜钦以为：“汉兴，匈奴数为边害，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。今单于称臣朝贺，无有二心，接之宜异于往时。今既享其聘贡之职，而更受其逋逃之臣，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，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。假令单于初立，欲委身中国，未知利害，使之诈降以卜吉凶，受之，亏德沮善，令单于自疏，不亲边吏；或者设为反间，欲因而生隙，受之，适合其策，使得归曲而责直，此诚边境安危之原，师旅动静之首，不可不详也。不如勿受，以昭日月之信，抑诈谖之谋，怀附亲之心，便！”上从之。遣问降状，伊邪莫演曰：“我病狂妄言耳。”遣去。归到，官位如故，不肯令见汉使。

沛郡铁官冶铁飞。夏，楚国雨雹。

大如斧。

徙山阳王康为定陶王。悉封诸舅为列侯。

王谭为平阿侯，商为成都侯，立为红阳侯，根为曲阳侯，逢时为高平侯。五人同日封，故世谓之五侯。

免京兆尹王尊官，复以为徐州刺史。

御史大夫张忠奏京兆尹王尊罪，尊坐免官，吏民多称惜之。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：“尊治京兆，尽节劳心，夙夜思职，拔剧整乱，诛暴禁邪，皆前所稀有。今御史奏尊‘伤害阴阳，为国家忧；靖言庸违，象龚滔天。’原其所以，出御史丞杨辅，素与尊有私怨，外依公事，傅致奏文，臣等窃痛伤。尊修身洁己，砥节首公，刺讥不惮将相，诛恶不避豪强，功著职修，威信不废。昨以京师废乱，选用为卿，贼乱既除，即以佞巧废黜。一尊之身，三期之间，乍贤乍佞，岂不甚哉！原下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定尊素行！审如御史章，尊乃当伏观阙之诛，放于无人之域，不得苟免；及任举尊者，当获选举之辜，不可但已。即不如章，饰文深诋以诉无罪，亦宜有诛，以惩谗贼之口，绝欺诈之路。”于是复以尊为徐州刺史。

两夷相攻，以陈立为牂柯太守，讨平之。

夜郎王兴、钩町王禹、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。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，乃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和解。兴等不从命。杜钦说大将军凤曰：“蛮夷轻易汉使，不惮国威，恐议者选戍，复守和解，则复旷一时，使彼得收猎其众以相殄灭。自知罪成，狂犯守尉，远臧温暑毒草之地，虽有

孙、吴将，贲、育士，若入水火，往必焦没，智勇亡所施。宜因其罪恶未成，未疑汉家加诛，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，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，选任职太守往，以秋凉时入，诛其王侯尤不轨者。即以为不毛之地，无用之民，不以劳中国，宜罢郡放弃其民，绝其王侯，勿复通。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，亦宜因其萌芽，早断绝之。及已成形，然后战师，则万姓被害。”凤于是荐陈立为牂柯太守。立至，谕告兴，兴又不从。立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，至兴国，召兴至，立数责，因断头。出晓士众，以兴头示之，皆释兵降。禹、俞震恐，入粟、牛羊劳吏士，西夷遂平。

三年(乙未，前26)，春正月，楚王嚣来朝。

楚孝王嚣，宣帝子，上叔父也。诏以其素行纯茂，特加显异，封其子勋为广威侯。

二月，犍为地震山崩，壅江水逆流。 秋八月晦，日食。 求遗书。

上以中秘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之。向以王氏权位太盛，而上方向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古文，乃因《尚书·洪范》，集合上古以至秦、汉符瑞、灾异之记，推迹行事，连传祸福，著其占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，凡十一篇，号曰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奏之。天子心知向忠精，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，然终不能夺王氏权。

河复决，复命王延世塞之。

河复决平原，流入济南、千乘，所坏败者半建始时。复遣王延世作治，六月乃成。

四年(丙申，前25)，春正月，匈奴单于来朝。

丞相王商多质有威重，容貌绝人。单于来朝，拜谒商，仰视大畏之，迁延却退。上闻而叹曰：“真汉相矣！”

三月朔，日食。 夏四月，诏收丞相乐昌侯商印绶。商以忧卒。

琅邪太守杨彤与王凤连昏，其郡有灾害，商按问之。凤以为请，商不听，竟奏免彤。奏寝不下。凤以是怨商，阴求其短，使人告商淫乱事。天子以为暗昧之过，不足以伤大臣。凤固争，下其事司隶。太中大夫张匡素佞巧，复上书极言诋商，有司奏请，召诣诏狱。上素重商，知匡言多险，制曰：“勿治。”凤固争之。诏收商丞相印授。商免相三

日，发病，呕血薨，谥戾侯。子弟亲属皆出补吏，莫得留给事、宿卫者。有司奏请除国邑，诏子安嗣侯。

以张禹为丞相。

上为太子，受《论语》于禹，及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拜光禄大夫、给事中，与王凤并领尚书。禹内不自安，数病，上书欲退避凤。上不许，抚待愈厚，遂以为相。

鬲宾遣使来献。

初，武帝通西域，鬲宾自以绝远，汉兵不能至，独不服，数剽杀汉使。遣使来谢，孝元以绝域不录，绝而不通。及帝即位，复遣使献谢罪。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，杜钦说王凤曰：“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，愜快其求者，为壤比而为寇也。今县度之厄，非鬲宾所能越也。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，虽不附不能危城郭。前亲逆节，恶暴西域，故绝而不通。今悔过来，而无亲属、贵人，奉献者皆行贾贱人，欲通货市买，以献为名，故烦使者送至县度，恐失实见欺。起皮山，南更不属汉之国四、五，时为所侵盗，又历大小头痛之山，赤土、身热之阪，令人身热无色，头痛呕吐。又有三池磐、石阪道，狭者尺六七寸，长者径三十里，临峥嵘不测之深，行者骑步相持，绳索相引，二千余里，乃到县度。险阻危害，不可胜言。圣主分九州，制五服，务盛内，不求外。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，送蛮夷之贾，劳吏士，涉危难，罢敝所恃以事无用，非久长计也。使者业已受节，可至皮山而还。”于是凤白，从钦言。鬲宾实利赏赐贾市，其使数年而一至云。

山阳火生石中。

诏改明年元曰阳朔。

阳朔元年（丁酉，前 24），春二月晦，日食。冬，下京兆尹王章狱，杀之。

时大将军凤用事，上谦让无所专。左右尝荐刘向少子歆，召见，说之，欲以为中常侍。召取衣冠，临当拜，左右皆曰：“未晓大将军！”上曰：“此小事，何须关大将军？”左右即头争之，上于是语凤。凤以为不可，乃止。王氏子弟分据势官，满朝廷。杜钦见凤专政泰重，戒之曰：“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，损穰侯之威，放武安之欲，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。”凤不听。时上无继嗣，体常不平。定陶共王来朝，太后与上承



先帝意，遇共王甚厚，不以往事为纤介，留之京师。上谓共王：“我未有子，人命不讳，一朝有他，且不复相见，尔长留侍我矣。”后疾有廖，共王因留国邸，上甚亲重之。凤心不便，会日食，因言：“日食，阴盛之象。定陶王当奉藩在国，今留侍京师，诡正非常，故天见戒，宜遣之国。”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。王辞去，上与涕泣而决。王章素刚直敢言，虽为凤所举，非凤专权，不亲附凤，乃奏封事，言“日食之咎，皆凤专权蔽主之过！”召见延问，对曰：“天道聪明，佑善而灾恶，以瑞异为符效。陛下以未有继嗣，引近定陶王，所以承宗庙，重社稷，上顺天心，下安百姓，此正议善事，当有祥瑞，何故致异灾？异灾之发，为大臣专政者也。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，建遣之国，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，专擅朝事，以便其私，非忠臣也。且日食阴侵阳，臣专君之咎。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，天子曾不一举手，凤不内省责，反归咎善人，推远定陶王。且凤诬罔不忠，非一事也。前丞相商，内行笃有威重，位历将相，国家柱石臣也，守正不随，为凤所罢，身以忧死，众庶愍之。又凤知其小舅弟张美人已尝适人，于礼不宜配御至尊，托以为宜子，内之后宫，苟以私其妻弟，且羌胡尚杀首子，以荡肠正世，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！此三者皆大事，陛下所自见，足以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。凤不可令久典事，宜退使就第，选忠贤以代之。”自凤之白罢商，后遣定陶王也，上不能平，及闻章言，感寤纳之，谓章曰：“微京兆尹直言，吾不闻社稷计。且唯贤知贤，君试为联求可以自辅者。”于是章荐琅邪太守冯野王，忠信质直，智谋有余。上自为太子时，数闻野王名，方倚欲以代凤。章每召见，上辄辟左右。时凤从弟子音侍中，独侧听，闻章言，以语凤，凤甚忧惧。杜钦令凤称病去就第，上疏乞骸骨，辞旨甚哀。太后闻之，垂涕不食。上少时亲倚凤，弗忍废，乃优诏报凤，强起之，于是凤起视事。上使尚书劾章：“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，而私荐之，阿附诸侯。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，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，非所宜言。”下章吏。廷尉至其大逆罪，章竟死狱中，妻子徙合浦。自是公卿见凤，侧目而视。野王惧不自安，遂病；满三月，赐告，归杜陵就医药。凤凤御史劾奏：“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，持虎符出界归家，奉诏不敬。”杜钦曰：“二千石病，赐告得归，有故事；不得去郡，亡著令。《传》曰：‘赏疑从予。’所以广恩劝功也。‘罚疑从去。’所以慎刑，阙难知也。今释令与故事而假

不敬之法，甚违‘阙疑从去’之意。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，任兵马之重，不宜去郡，将以制刑为后法者，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。刑赏大信，不可不慎。”凤不听，竟免野王官。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，欲欲救其过，复说凤：“举直言极谏，并见郎从官，展尽其意，加于往前，以明示四方，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，不以言罪下也。”凤行其策。

以薛宣为左冯翊。

宣为郡，所至有声迹。宣子惠为彭城令，宣尝过其县，心知惠不能，不问以吏事。或问宣：“何不教戒惠以吏职？”宣笑曰：“吏道以法令为师，可问而知。及能与不能，自有资财，何可学也？”宣为冯翊，属下有杨湛、谢游，皆贪猾不逊。宣察湛有改过之效，乃密书晓之。游自以大儒轻宣，乃独移书显责之。二人得檄，皆解印授去。又频阳多盗，令薛恭本孝者，职不办；粟邑僻小易治，令尹赏久用事吏。宣即奏二人换县。数月，两县皆治。宣得吏民罪名，即告其县长吏，使自行罚，曰：“不欲代县治，夺贤令长名也。”宣赏罚明，用法平而必行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；性密静有思，下至财用笔研，皆为设方略，利用而省费。

二年（戊戌，前23），夏四月，以王音为御史大夫。

于是王氏愈盛，郡国守相、刺史，皆出其门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，赂遗珍宝，四面而至，皆通敏人事，好士养贤，倾财施予，以相高尚，宾客竞为之声誉。刘向谓陈汤曰：“今灾异如此，而外家日盛，其渐必危刘氏。吾幸得以同姓末属，累世蒙汉厚恩，身为宗室遗老，历事三主。上以我先帝旧臣，每进见常加优礼，吾而不言，孰当言者！”遂上封事极谏曰：“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常危；莫不欲存，然而常亡，失御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今王氏一姓，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，大将军秉事用权，五侯骄奢僭盛，并作威福，击断自恣，行污而寄治，身私而托公，依东宫之尊，假甥舅之亲，以为威重。尚书、九卿，州牧、郡守，皆出其门，管执枢机，朋党比周，称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，游谈者助之说，执政者为之言。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其有智能者，尤非毁而不进，不令得给事朝省，恐其与己分权。数称燕王、盖主以疑上心，避讳吕、霍而弗肯称。内有管、蔡之萌，外假周公之论。兄弟据重，宗族磐互，外戚僭贵，未有如王氏者也。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，为其人微象。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，其梓柱生枝叶，扶疏上出。

屋，根啗地中。事势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，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为人子孙，守持宗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亲，降为皂隶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！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，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宜发明诏，援近宗室，黜远外戚，王氏永存，保其爵禄，刘氏长安，不失社稷，所以褒睦外内之姓，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。如不行此策，田氏复见于今，六卿必起于汉，为后嗣忧，昭昭甚明。唯陛下深留圣思。”书奏，天子召见向，汉息悲伤其意，曰：“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。”然终不能用其言。

秋，关东大水。 定陶王康卒。

谥曰恭。

徙信都王兴为中山王。

三年（己亥，前 22），春三月，陨石东郡八。 夏六月，颍川铁官徒作乱，讨平之。

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，杀长吏，盗库兵，自称将军，经历九郡。遣丞相长史、御史中丞逐捕，以军兴从事，皆伏辜。

秋八月，大司马、大将军凤卒。九月，以王音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诏王谭位特进，领城门兵。

凤病疾，上临问之，执手涕泣曰：“将军病，如有不可言，平阿侯谭次将军矣。”凤顿首泣曰：“谭等虽至亲，行皆奢僭，不如御史大夫音谨敕，臣敢以死保之。”初，谭倨不肯事凤，而音敬凤，卑恭如子，故凤荐之。凤薨，上以音代凤，而诏谭领城门兵，由是谭、音相与不平。

四年（庚子，前 21），夏四月，雨雪。 以王骏为京兆尹。

先是京兆有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，至骏，皆有能名，故京师称曰：“前有赵、张，后有三王。”

【译文】

神爵元年（庚申，前 61），春正月，宣帝到了甘泉，在泰畤进行郊祭。三月，前往河东祭祀后土。并派谏大夫王褒去寻求金马神和碧鸡神。

宣帝很愿按武帝的事例，谨遵斋戒祭祀之礼，采纳方士的建议，增建神祠。听到益州有金马和碧鸡神后，就派遣谏大夫王褒带着皇帝的符节寻找。起初，宣帝听说王褒很有才能，便召见了，叫他作《圣主

得贤颂》。颂文中说：“贤才，它是国家的用具。任用了贤才，就会事简而功倍，用具锋利，就会力少而效多。所以，工人用了不快的工具，就只有劳筋苦骨，整天劳累，等到精于冶炼人铸造出‘干将’宝剑，派出眼力特好的离娄测量，最巧的公输班削制木活，那就会修建五层高台，延伸百丈也不致差错，因为工作用人配合得当。平庸的人骑不好的马，即使勒坏马嚼，抽坏马鞭，还是不能前进，等到了骑术精通的王良拿起辔绳，巧于制造车辆的韩哀侯驾车，去周游天下，不过万里一息，因为人与马配合得当。穿着凉爽麻布衣的人，不发愁盛夏的闷热，穿着柔软貂狐皮衣的人，不担心严冬的寒冷。为什么？有这种器用的就容易做好相应的防备。贤人、君子也是圣明之主易于治国的器用，所以，君主致力于求得贤者，贤者自会前来。做为人臣也同样，当贤者尚未遇上明君之时，贡献方略，君主也不会采纳；陈述意见，君主也不会听从，力图上进而无效果，遭到斥逐也并非由什么差错，可一旦遇到明君，出谋划策都会迎合上意，规劝进谏也能立即接受，进退都能显示他的忠心，负责政事也会施展自己才干。所以，世上必须先有圣明之君，而后才有贤能之臣。所以，虎啸而风起，龙起而生云，蟋蟀到了秋天就会鸣叫，蜉蝣在阴暗中才会出现；君主致力于上，贤臣共勉于下，聚精会神，则上下相得而益彰。所以，圣主必须等待贤臣来弘大他的功业，而才能之士也必须等待明主赏识来显示才德，上下共需，彼此欢欣，千载一合，论说无疑。如同羽毛碰上顺风，大鱼纵游大海，教化遍布四方，这时祥瑞自然来临，寿命亦将长远，又何必像彭祖那样屈伸俯仰，像王乔、赤松那样吐纳呼吸，去寻觅绝俗离世的飘渺之境呢！”宣帝很喜好神仙之术，所以王褒才特别提到了这些。后来京兆尹张敞也劝宣帝斥退方士，致力于帝王之术。于是便将担任待诏的方士尽皆免除。

谏大夫王吉以病为借口，辞职返乡。

宣帝颇好修饰，他的宫室、车马、服饰盛过昭帝之时，外戚许、史、王氏受宠尊贵。谏大夫王吉上疏说：“陛下以圣王的资质统管一切领域，专一思虑世务，以实现太平，诏书每下，百姓都高兴得如同获得新生。臣想这可说是皇帝最高的恩惠，但不能够得上为政之本。一心想治好国家的君主并非代代都有，今公卿们幸遇明主出现，一般做到言听计从，可是却不曾有个建立万世的长远计划，辅佐皇帝像三代那样



隆盛。推求它的原因就在于只着重在朝会、财政、审理案件上，这不是太平之治的根本。臣听说宣扬德治，教化万民，必须从近处开始，上面礼制不完备，难以谈到国家治理，君主左右之人不正，难以教化远方百姓。百姓就是这样，弱不能战胜它，愚不能欺骗它。皇帝自身处在深宫，如果政令得当，天下就会称颂，如有偏失，一下就会议论。所以应该慎重地选择身边助手和使用手下，前者为了有益君主自身端正，后者为了宣扬圣德，这才是为政之本。孔子说过：‘安上治民莫善于礼。’因此，帝王在没有制礼之时，应该采用古代明君所制之礼而又合于当今时代的内容加以实行。希望陛下能够引用旧礼，阐明王者之制，使今世的百姓进入仁寿的理想境界，这样，风俗又怎么会不像成康之时，寿命又怎么会不像高宗那样？我觉得目前世俗娶嫁费用没有节制，这样穷人就没办法，以至不愿生孩子。再有，列侯们迎娶公主称“尚公主”，诸侯之女嫁给一般人则称“承翁主”，叫男人侍奉女人，丈夫屈从妻子，这就颠倒阴阳的位置，所以现在才不断出现女人为乱。古时候衣服车马，贵贱有明显不同，现在则上下混乱，人们随意制作，所以造成贪财逐利，不惧死亡。舜、汤之时不使用权贵后代，而挑选了皋陶、伊尹，现在官吏则任用他们的子弟，而他们大多骄横跋扈，不懂古今事理，对百姓没有好处。所以，应该公开地选求贤才，废去为官的任子之令。帝王的亲戚故旧，可以赏以丰厚财物，却不宜居要位。要废除“角抵”之戏，减省乐府开支，节约上方用度，要求天下推行节俭的方针。古时，工匠不进行器用的雕饰，商人不流通奢侈物品，这并非工商们贤明，而是政令教化的结果。”宣帝认为这些话十分迂腐，于是王吉便借口有病，辞官返乡。

先零羌人杨玉叛乱。夏四月，派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军攻打杨玉。

义渠安国到羌中后，召集先零的要人富贵，将其中特别狡黠跋扈者杀掉，又进军攻杀，斩首一千多个，于是羌侯杨玉等被激怒，背叛朝廷，攻打城镇，杀死官吏。安国损失不少辎重兵器，便带兵退回，报告朝廷。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，宣帝觉得他年老，叫丙吉问他有谁可以领兵征讨，他回答说：“没有能超过老臣的了！”宣帝问：“估计派兵多少？”赵充国说：“百闻不如一见，用兵很难凭空测度，我愿赶往金城，画图定略。羌戎不过是小小外族，逆天背叛，将很快灭亡，请陛下将此事

交付老臣，不必担忧。”宣帝笑着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大发兵，派赵充国统率，去攻击西羌。

六月，东方出现异星。秋七月，赵充国领兵攻击背叛的羌人，许多羌人投降。宣帝下诏又派遣将军辛武贤等人率兵攻击。随后又下诏停止进攻，令赵充国留在湟中屯田。

六月，赵充国到达金城，待兵到一万，打算渡河，怕遭到敌人阻截，便连夜派出三名军校悄悄地先渡，将营阵先设置好，才全部过河。这时有百多敌人骑兵出现在大军左右，赵充国便说：“我们的士兵马匹都已困乏，不可驰逐，而这些都是精锐之骑，又恐怕是敌人的诱兵，我们攻敌应以全歼为目的，不要贪小便宜。”叫士兵不要攻击，派侦察骑到峡中探视确无敌兵，这才带兵前进。赵充国召集各军校说：“我已知羌人不会用兵了，假若他们派几千人守堵在四望峡中，我们的兵怎么能进入呢！”赵充国总是要求派人到远处侦察，在行进中做好应战准备，休止时一定坚固营垒，尤为谨慎持重，爱护士卒，先有计划而后战斗。向西到达部都尉府后，每天都款待军士，士兵们都愿为他卖力。羌敌多次挑战，赵充国只是坚守不出。起初，罕、开两部的头领靡当儿叫他弟弟雕库前来报告部都尉说：“先零羌人要造反。”过几日，果然背叛。都尉打算将雕库扣留为人质，赵充国认为没有罪，将他遣送回去，让他告诉羌人各头领说：“大军只杀有罪之人，你们要自己与有罪的人区别开，不要一同被消灭。只要能够捕杀坏人，有罪的可免除其罪，按功行赏。”赵充国想用威信招降罕、开和其它被先零部胁迫的羌人，粉碎敌人的阴谋，等到它十分疲惫时，再进行攻击。当时内地军队征调来的已达六万人，酒泉太守辛武贤便向宣帝上奏说：“如在七月上旬，带三十天口粮，分兵出击罕、开两部，夺其畜产，掳其妻子儿女，到冬天再加以攻击，敌人必然非常惊恐。”宣帝将此奏书下交赵充国，充国以为：“一匹马自带三十天的食粮，也就是米二斛四斗，麦八斛，再加衣装武器，是难以追逐敌人的，而羌敌就会按着我军的行进速度，不慌不忙地退走，追逐水草，退入山林。若我军跟随深入，敌人就会占据前面险要，守住后面通路，来截断我军粮道，带来伤亡危险的忧虑，这并非好计。先零部落是叛逆之首，其它部落，乃是被劫迫，所以臣的办法是，放过罕、开两部浑昧之过，首先征伐先零，以震动其它，叫他们悔过从

善，借以赦免其过错，然后选择了解当地风俗的优秀官吏，加以安抚引导，和睦相处，这才是全师保胜和安定边塞的良策。”宣帝将此书下发大臣，人们都以为先零部兵盛，又得到旱、开帮助，不先去破旱、开，难以进取先零。宣帝于是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、辛武贤为破羌将军，嘉勉辛武贤的计划，并寄信责备赵充国说：“如今军粮转输并起，百姓受到烦扰，将军如不及早趁目前水草繁盛的良机，争夺羌敌的牲畜和粮食，等到严冬，敌人躲藏在山中，依赖险阻，那时将军士兵遭受寒冻，手足伤裂，还有什么利益可言！现在诏令辛武贤等于七月间击破旱部，将军你必须率兵配合前进！”于是赵充国又上书说：“陛下先前赐给我的书信，曾同意不征讨旱部，以粉碎先零羌敌的整个计划，所以臣才派遣旱、开的头领开豪雕库，宣示大汉天子的最高美德，这两个部落的羌人，都已听到了皇帝这个诏告。现在先零为首反叛，旱、开并不曾侵犯边疆，而这样一来，却释放有罪，诛杀无辜，一部发起叛乱，却两部遭受损害，实在违背陛下原本之意。臣听兵法说：“攻击之力不足的，防守却可有余。”又说：“善于用兵的使敌人被动，而不被动于敌人。”现在旱羌企图入侵，应该整理兵马，训练战士，等敌前来，以逸待劳，这才是取胜之道。只恐两郡兵少不够防守，却发动进攻，放弃胜敌之术，反为敌人所利用，臣认为是不妥的。先零一心反叛，才同旱、开两部化解冤仇，他们非常希望我们先攻击旱、开，来坚固它们的联盟。现在敌人是马肥食饱，进击它恐难挫伤，反倒使先零部借此帮助旱、开，施加恩惠，进一步巩固其联盟，团结其同党，胁迫其它小的部落。其兵力更多，征讨则用力几倍于前，臣恐怕国家的忧虑就不只目前二、三年，而是十年为计了。先征讨先零，旱、开等部就会不用兵而降服，若不降服，待明年正月再进攻，这样既得其理，又得其时，如现在进兵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。”七月，皇帝诏告听从充国计划。赵充国于是率兵到先零住地，敌人因屯兵已久，懈怠松弛，见大军到来，便丢弃车马辎重，打算渡过湟水。因其道路窄狭，赵充国便令军队缓缓行进以驱逐，这时便有人说：“追逐功利，应当急速进军。”赵充国说：“穷途之寇不能过于逼迫，放缓了他们就只顾前走，追急了就会返身死拼。”敌人淹死的有数百，被杀的投降的有五百多人，掳获马牛羊十万多头，车四千多辆。大军到了旱部之地，命令军队不得焚烧村落和在牧田里放马。旱